



技术哲学 讲演录

吴国盛 著

Jiangyanlu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技术哲学讲演录

吴国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技术哲学讲演录/吴国盛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人文大讲堂)
ISBN 978-7-300-10710-3

I. 技…
II. 吴…
III. 技术哲学-研究
IV.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388 号

人文大讲堂
技术哲学讲演录
吴国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5.7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1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2007年4月，我应东南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陆挺先生邀请，在东南大学讲过一次“技术的人文本质”；次年，他进一步邀请我就技术哲学的同一主题连续做了三次讲演。正是这四次讲演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主体。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技术对于今日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决定性影响，但技术却不是传统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因而从未得到深入而全面的反思。人们对于技术的看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囿于技术中性论和人类中心论，认为技术只是人手中随意摆弄的工具；技术的后果很严重，但根子仍然在人。然而，人又是什么？人性何以构成？简单地把技术问题归为人的问题，实际上掩盖了问题。技术的问题仍然要从对技术本身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技术对于今日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决定性影响，但技术却不是传统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因而从未得到深入而全面的反思。

传统哲学没有为反思技术提供相应的概念框架，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基础的技术哲学架构。

的细致反思中找到答案。但是，传统哲学没有为反思技术提供相应的概念框架，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基础的技术哲学架构。

我过去一直从事科学思想史特别是像自然、宇宙、时间、空间这些基本概念的历史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做博士论文开始才关注技术哲学。2001年我的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次年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的专项资金资助，于是开始了“现代西方技术哲学研究”的课题研究工作。从那时起，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西方的技术哲学著作，思考如何建构一套基础性的技术哲学理论框架。这个工作显然非常困难，目前形成的许多想法还不够成熟，因此尚未写成正式的论文。但这些远未成熟的想法，却在过去两年来的多次学术讲演中被激发和表达出来了。

我应邀做学术讲演通常并无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我很喜欢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当场发生”。这个“场”是由讲演者和听众共同营造的，而东南大学的同学们以及东南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总是为我准备好了这个良好的“场域”。每次讲座，四百人的大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在我开讲的时候，同学们通过眼神、面部表情以及其他身体语言与我交流，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专注、理解、喜悦和迷茫；在最后的互动问答时，他们积极提问，帮助我澄清自己的思想和表述，并进一步扩展问题的提法和思路。他们在讲堂上的积极参与，令我感觉讲演其实也是一种愉快的

思想对话和相互启发。在这本讲演集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对东南大学的同学们以及负责组织工作的陆挺先生表示感谢。

讲演其实也是一种愉快的思想对话和相互启发。

把讲演这种口头表达转化为书面表达，肯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削弱那种当场发生的生动性和鲜活感。我要请读者们原谅在不同场合下的几次讲演可能存在的内容重复之处，我也恳请读者、行家对这些很不成熟的思考予以批评。再次感谢提供现场录音稿的诸位同学，感谢人大出版社李艳辉博士的支持以及责任编辑胡明峰、杨宗元认真细致的工作。

本书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之成果，项目批准号 200102。

吴国盛

2009年3月5日
于京郊博雅西园

技术的人文本质^{* 1}

很高兴在五年之后再次来到东南大学。今天我为大家讲演的题目是“技术的人文本质”，实际上是在追问“什么是技术”。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通常人们把技术只看做是工具，看做是手段，所以技术往往带有一些贬义的意思。比如我们责怪他人只讲手段不重目标时，就说“你这是技术思维、技术逻辑”。长此以往，我们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技术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我试图发掘一下技术的人文含义，把近几年的一些想法、一些思考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们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技术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想分两部分讲，第一部分从一般的角度讲“什么是

* 2007年4月16日在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主办的“人文大讲座”的讲演，这里的文字根据东南大学王梦、胡秀娟、游奇伟、李福建等同学提供的现场录音稿整理而成。

技术”，第二部分以现代技术为例进一步阐释“什么是技术”。

什么是技术

（一）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

什么是技术？我先给出一个一般的形式定义：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什么意思？我们总是要从一个角度切入问题。我们往往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中理解人是什么。人和动物的区别首先表现在人是一个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是一个常见的关于人的定义。一部人类的史前史，是根据工具来划分的，比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等。这里面讲的都是工具，工具本身能够标志历史，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工具创造历史，工具标志历史。所以，从历史上看，从人类的起源看，“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这个讲法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往往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中理解人是什么。

把技术与人的存在方式放在一起就意味着，你如何理解技术就会如何理解人。

把技术与人的存在方式放在一起就意味着，你如何理解技术就会如何理解人。反过来也一样，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就有什么样的技术理念。当我们对技术产生一种错误的理念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把人本身看错了。当我们把人看做机器的时候，我们的技术往往就变成机械的动作，就获得了贬义的含义。

我们需要考虑一下，人为什么需要一个存在方式。大

家知道，所有的动物都谈不上存在方式。它的存在按照它的本能，按照自然界为它已经安排好的、给定的、既定的方式进行。但是人不一样，人有存在方式。“存在方式”的意思是说，人会更换这种存在方式，动物没有这种可能性。你让一个老虎去飞——老虎当然很厉害，是百兽之王，但这是它做不到的，所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要求让老虎长翅膀。当然我们有“如虎添翼”这样的讲法，但这么讲往往是认为“老虎长翅膀”是不可能的，所以才说“如虎添翼”。

人为什么有存在方式呢？首先的一个原因是，人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动物。人没有本质，也就是说人没有先天的规定性。在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很有名的神话叫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大家都听说过。他是一个盗火者，从天国盗来了火。其实，他盗来了很多东西，除了火之外，还盗来了工具，盗来了技术，从此人类过上了文明的生活。但是，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给人类盗火、盗工具呢？这个你们可能不大清楚。这个完整的神话应该还包括爱比米修斯的神话。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俩人是兄弟，当年神造了万物之后，就派爱比米修斯给每一个物种分配一个本质，分配一个固有的能力。结果，这个爱比米修斯疏忽了，没计算好，把手上那些本质都给分光了，分到人的时候没有了。这就麻烦了。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本质——有些动物皮毛比较厚，所以它适合在寒冷的地区生活；有些动物跑得比较快；有的动物牙齿比较尖利；等等。每个动物都

人为什么有存在方式呢？首先的一个原因是，人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动物。人没有本质，也就是说人没有先天的规定性。

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使得它生活起来一点都不费劲，不像人那么艰难。人生在世确实是很艰难的，动物却没有这么困难。动物不需要任何设备、任何工具，它就生活得很好。人为什么不行呢？人缺乏一个先天的本能。这种缺失是人类技术的一个真正起源。所以我们说，爱比米修斯的这个失误，或者说过失，或者说人类的先天本能的缺失，是我们技术的真正起源。

人类的先天本能的缺失，是我们技术的真正起源。

普罗米修斯是他的兄弟啊，按当时的规定，他负责检查本质的分配情况。他检查到人这儿发现没东西，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普罗米修斯只好从上天偷了些东西交给人类，技术就是这么来的。这个神话讲的，其实表达了技术起源的真正奥秘，它起源于人类本身的一种缺失状态。人因为自己没有本质，没有自己固有的存在方式，所以他需要获取一种存在方式。技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技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不存在技术的文明史。

于是乎，技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不存在技术的文明史。一部文明史基本上首先是一部技术史。我们经常要考察各种各样的文明形态，其实在所有的文明形态里，你可以没有高级的宗教，可以没有高级的政治制度，没有高级的经济制度，可以没有一切被称为文化的制度，但是唯有技术这一项都少不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人类最基本的规定性。所以，对技术的研究是对人的理解的一个关键环节。

但非常可惜的是，技术这个关键环节长期以来被哲学

的主流所忽视——技术哲学至今还是一个新鲜的学科。为什么呢？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技术是一个“自我隐蔽”的东西。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在座有不少戴眼镜的同学。这个眼镜呢，当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往往是不被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以越是好的、合适的眼镜，眼睛越是看不见它。如果你的眼睛能看见眼镜的话，就说明你的眼镜有问题了。所以，技术在它正当地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是“自我隐蔽”的。同样，所有的人体器官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胃，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器官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我们感觉不到胃的存在；只有胃坏了、胃疼了，有胃病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得到它。所以，技术的那种自我隐蔽性或者说透明性导致了技术处于一种自我遮蔽状态，因此很多人觉得技术不重要。比如我们经常问“你这是原则性的还是技术性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原则性的东西是重要的，技术性的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我们的主流学术总认为技术性的东西是细节，是旁枝末节。当然现在大家慢慢地知道，细节决定生命。这个说法其实很深刻，从哲学上说就是，技术决定人的存在。宏大叙事的那个东西往往并不起决定作用。这是第一个原因。

技术的那种自我隐蔽性或者说透明性导致了技术处于一种自我遮蔽状态，因此很多人觉得技术不重要。

第二个原因就是，一部西方学术的历史，或者说西方科学或哲学的历史，是一部理论学术的历史，是讲理的历史。为什么是讲理的历史呢？从希腊开始，西方学术传统就不去追究我们的外在操作方式，它只注重内在的理路。

我们做科学研究的都知道，科学是讲道理的，道理是内在的、演绎的、证明的、推理的。在推理、证明和演绎的过程中，它是可以不诉诸外部经验的。它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而且，思想被认为是构成人的一个根本条件。从希腊以来就一直有一个主流，要去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但这个误区又是非常伟大的，人类的思想往往是行走在一个一个“伟大的误区”之中。思考只有小误区和大误区之分，是不可能没有误区的，你每走一步都有误区。这个伟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它赋予人类一个本质，认为思想是人的本质。法国作家帕斯卡对此讲得很好，他说人就像一棵芦苇一样，非常脆弱，一滴水就可以把他压弯。人是很渺小的，但他又说，这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人因着他的思想而获得他的尊严，获得自己的伟大。所以呢，西方思想的主流一直是把思想作为人类根本的本质。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进行过反省的生活、没有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反思本身构成生活意义的来源。整个希腊以来的西方科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主流学术的历史都认为思想是人的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准。亚里士多德就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理性”构成了人之为一个判断标准。但是近代以来，这个标准也在慢慢地改变。美国的开国领袖，也是一个科学家，叫富兰克林，他就认为人是一个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作为 tools user 的 animal。马克思也是

西方思想的主流一直是把思想作为人类根本的本质。

赞成这个看法的。不管“使用工具的动物”也好，理性的动物也好，它都试图赋予人一个本质。不管这个本质是思想，还是使用工具。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本质主义。

这个本质主义在现代遭到了挑战。什么是理性？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理性？西方的理性和东方的理性是不是一样？资产阶级的理性和无产阶级的理性是不是一样？穷人的理性和富人的理性是不是一样？所以，有“谁的理性，何种理性”的问题出现，对传统理性的颠覆企图已经出现。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的本质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人究竟有没有本质？我似乎已经表明了态度：人的本质是自我构建出来的，他没有一个先天的本质。这个“构建自我本质”的重要环节就是工具、就是技术，所以技术问题开始在现代慢慢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范围。特别是在今天，许多哲学家开始把“隐蔽和彰显”这样一对范畴作为哲学的中心范畴，技术问题才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现代思想的一个中心领域。在过去，尽管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部分，但它向来没有成为精致的文化。技术都是一些工匠和下层社会的人做的事情，上流社会从来不屑于谈技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现代人开始意识到，技术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深刻得多。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铺垫、一个引子。

（二）“技术中性论”是有问题的

下面第二个问题，是要讨论传统的“技术中性论”。它是怎么出来的？它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不管“使用工具的动物”也好，理性的动物也好，它都试图赋予人一个本质。不管这个本质是思想，还是使用工具。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本质主义。

在今天，许多哲学家开始把“隐蔽和彰显”这样一对范畴作为哲学的中心范畴，技术问题才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现代思想的一个中心领域。

大家都知道，广泛流行的看法是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价值中立”的意思是说，有人用技术干坏事，干坏事的这个人要负责，而他采用的技术本身没有责任，或者为其提供技术的这个人本身没有责任，这叫“技术的中性论”。就是说技术是价值中性的：原子弹虽然是我造的，可不是我扔的。我是只管造不管扔，负责任的是扔原子弹的人。实际上，有些人之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制造毁灭性武器，也是因为他认为技术的东西是价值中性的，是不应该不必要负责的。但是，这个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慢慢被人们质疑，特别是当核武器真的造出来了、真的扔下去了的时候，它的严重后果迫使科学家们开始反省这个事情。人们逐步觉得，过去广为流传的这个“技术中性论”恐怕是有问题的。

“技术中性论”的问题在哪里呢？举一个主张技术中性论的人喜欢举的例子：一把切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你要是拿一把切菜刀去杀人，这责任不能在刀啊，刀是中性的。这个讲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它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刀这种工具的意向结构。什么是刀的意向结构？所有的刀都指向它的切割功能，这是刀的意向结构。由于有这个意向结构，你一使用刀，就意味着你要进行切割活动，虽然你可以切割动物也可以切割植物，可以切割活的动物也可以切割死的动物。正因为刀有这样一种意向结构，因此它经常被列为凶器，公安机关也经常收缴刀具。其实所有的工具都有个意向结构。一个锤子，它的意

所有的刀都指向它的切割功能，这是刀的意向结构。由于有这个意向结构，你一使用刀，就意味着你要进行切割活动，虽然你可以切割动物也可以切割植物，可以切割活的动物也可以切割死的动物。

向结构就是砸。在一个拿锤子的人眼中，世界就是个钉子。他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就是砸。如果你老带着刀的话，那么用刀就很可能成为你的存在方式，遇事用刀来解决问题。有些粗犷的游牧民族经常带着刀，平时吃肉用刀，切西瓜也用刀，跟人吵架的时候也用这把刀，用刀说话，不用嘴讲废话。当然，嘴也是工具，但是它们的“意向结构”是不一样的。

考虑到技术的意向结构，我们就知道，所谓技术是中性的，只能在很局限的意义上讲。因为任何意向结构，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由技术的意向结构所规定的这种价值取向，我们也称作技术的逻辑。不照着某种技术的意向结构所指定的方式去做事情，我们说这是不合技术逻辑。技术的逻辑会迫使你去做某些事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就不是中性的。“技术中性论”恰恰是忽略了工具的意向结构。这个意向结构的理论是近一百年才慢慢开展出来的。我们过去看一样东西，容易把这个东西看死，不知道每个东西本身都散发着意向性的光辉。任何一事物都有其特定的意向指向。

为什么事物的“意向性”有这样一个消失和发现的过程呢？这和我们近代科学有关系。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扫除希腊人的目的论解释系统。整个希腊科学，都是目的论的科学。它把我们的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事物看做一系列由目的导引着的存在之链。高级动物不用说是有目的的，植物也是有目的的。目的是 *telos*，*teleology* 就是目的

考虑到技术的意向结构，我们就知道，所谓技术是中性的，只能在很局限的意义上讲。因为任何意向结构，都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由技术的意向结构所规定的这种价值取向，我们也称作技术的逻辑。

论。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向性——你想干嘛呀，你想到哪儿去啊，这都是目的论的讲法。动物也有目的性，一只小狗就想把那个骨头叼过来，你让它叼，那就符合它的目的；不让他叼，就阻止了它实现自己的目的。植物也有目的，一棵小树苗意欲成为一棵参天大树，这就是它的目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甚至一块石头从天上往地下掉这件事情，也是目的论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物理学》那本书里，给出了一整套关于地面上物体运动目的的解释。简单说来，他有一个“天然处所”的概念，认为每一种物质都有自己的“天然处所”。世界由四种元素构成：土、水、气、火。土的天然位置在底下，火在上面，气在火的底下，水在土的上面。一块石头，它的主要元素是土构成的，所以它的“天然处所”是在地面上，它之所以从高处往下掉，原因是它必须回到自己的天然处所，也就是要“回家”。重物下落的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质上是一个回到天然处所的目的论过程。

近代以来的科学彻底地否弃了希腊人的目的论。从伽利略开始，科学从研究这个 why 转向了那个 how。目的论是关于 why 的学问：你为什么要往那边走啊，因为那是我家呀；你为什么到食堂去啊，因为我要吃饭啊；这个石头为什么掉下来呀，它也要回家啊，它家在地上。这是目的论解释。近代科学不承认有 why 的问题——why 的问题或者是个伪问题，或者是不可解的问题——他要研究那个 how，怎么样运动，如何运动，而不研究为什么。所以，

近代从伽利略以来——伽利略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原因也在于此——改变了科学的目标。

这样一种目的论世界体系的解体，导致了“世界的去意义化、去价值化”。反映在技术哲学领域，就是“技术中性论”。世界自身的“意义结构”消失了，物的意向结构被否定。如果说人工产品有指向的话，那也是人赋予它的。人成了一切意义的来源，一切意向性的来源；刀本身没有意向性结构。这是“目的论科学的退场”和近代数学化科学登场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图景导致我们彻底忽视了工具自身固有的意向结构，因此导致“技术中性论”。

这样一种目的论世界体系的解体，导致了“世界的去意义化、去价值化”。反映在技术哲学领域，就是“技术中性论”。

（三）技术是构造人和世界的环节

在破除了“技术中性论”之后，我们来讲第三个方面，即技术是人的自我构造和世界构造的一个环节。刚才我们讲过，人是没有本质的，人是通过技术来进行自我构造的。我们也讲了，这个世界实际上也是通过技术构造出来的。所以下面我就要讲一讲，人的世界构造和人的自我构造是如何通过技术这个环节来完成的。

首先讲人的自我构造。人的自我构造首先是身体的自我构造。通常人们谈到技术，总是指一些工具、设备。其实，人的最基本的工具、最基本的技术是我们的身体技术。身体技术也是一个被忽视了很久的东西。一个原因就是近代哲学把心和物给分开了，把身体和心灵给分开了，身心是二元的。人的本质在于心，而身体这一部分呢，好

人的自我构造首先是身体的自我构造。